

灵丘罗罗腔：守正创新承古韵



9月14日晚,灵丘县独峪乡豹子口头村热闹非凡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丘罗罗腔的送戏下乡活动在此拉开帷幕,灵丘县罗罗腔剧种传习中心携国家级、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,为乡亲们带来一场非遗盛宴。灵丘县罗罗腔剧团年均下乡演出300余场,不仅展现了罗罗腔独特的艺术魅力,更凝聚起老中青三代传承人的力量,为破解非遗传承困境探索出一条实践之路。



溯源

罗罗腔的“前世今生”

“灵丘罗罗腔可不是普通剧种,它能追溯到明代的弋阳腔,清末传入灵丘后,和咱们当地的敬神仪式、婚嫁习俗深度融合,这种与民俗生活的深度绑定,让罗罗腔在灵丘百姓心中扎下了根,成了现在的模样。”灵丘县罗罗腔剧种传习中心团长王新才说。

作为稀有剧种的灵丘罗罗腔,于明末清初,由江南荆楚之地的弋阳腔演变而来,后不断吸收借鉴宫廷曲牌唱腔和社会戏班的板式、梆腔、民间的杂曲,形成了一种曲牌板腔连套体,且具有生、末、净、旦、丑戏曲要素齐全的体式,几经兴衰衍变,新中国成立后仅见于灵丘及周边地区。罗罗腔属“花部”戏曲,一人在前台演唱,众人在后台帮腔,和之以“罗罗吟吟”之声,故称“罗罗腔”。

“罗罗腔最特别的就是‘背宫音假声’,演员唱到句尾时,会突然转高八度假声,像山间回声似的清亮。而且演唱时‘唱时不伴’,全靠演员的嗓音撑起场子,再配上小生、小旦、小丑‘三小门’的活泼表演,多了几分接地气的灵动。”论及罗罗腔的艺术特色,王团长如数家珍。灵丘罗罗腔的传统音乐唱腔传说有“九腔十八调、七十二哈哈”,现存唱腔主要有“数词”“娃子”“流水”“甩板”等10余种,“走花梆子”“踩娃子”等台步载歌载舞,更是罗罗腔旦角特有的表演程式。

灵丘罗罗腔剧团成立于1960年9月10日,是全国仅存的罗罗腔专业剧团。2006年5月20日,经国务院批准,灵丘罗罗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由此灵丘罗罗腔正式定名,是山西省稀有剧种之一。2011年7月,灵丘县罗罗腔剧团更名为灵丘县罗罗腔剧种传习中心。目前,灵丘罗罗腔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名,省级代表性传承人4名,市级代表性传承人8名,二级演员2名,二级演奏员1名,三级演员、演奏员10名。

王团长透露,目前剧团现有在编演职人员25人,今后5年内将有16名(10名主要演员、6名乐队人员)退休。“老一辈演员慢慢退休,年轻人接不上来,是我们最头疼的事。”即便如此,剧团每年仍坚持送戏下乡300余场。目前,剧团储备了《小二姐做梦》《描金柜》等20余部传统剧目,还创排了《烧饼店》《欢迎你到灵丘来》等现代题材作品,在坚守传统的同时,也努力贴近时代需求。

本报记者 宋芳



排练《烧饼店》



《描金柜》剧照



在京演出



张翠娥教小学生学罗罗腔

坚守

张翠娥的四十载传承路

今年59岁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翠娥说起与罗罗腔的缘分,眼神里满是温情。1983年,刚满17岁的张翠娥怀揣着对戏曲的热爱,加入了灵丘县罗罗腔剧团。

“那时候,学唱腔全靠死磕,跟着老艺人,一句一句模仿。下乡更苦,坐的都是拖拉机,出一趟门就是从秋到冬,穿着球鞋,脚冻到不能走路。”回忆起早年学戏的日子,张翠娥感慨万千,即便条件艰苦,但只要一登上舞台,看到台下观众期待的眼神,就觉得都值得了。

40余载舞台生涯,让张翠娥对罗罗腔的技艺有着深刻的理解。“作为戏曲

演员,在舞台上特别注重眼神和面部表情,要怒有怒相,喜有喜相,让观众一眼就看出戏里角色的情绪。刀功、枪花都得实打实练,这都是基本功。”

如今,张翠娥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传承上,但教年轻学员并非易事。“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沉下心来练基本功。为了传承发展罗罗腔,作为罗罗腔传承人,我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,免费教孩子们学罗罗腔。”张翠娥笑着说,罗罗腔艺术应该从娃娃抓起,让孩子们从小接触这门非遗艺术。

本报记者 辛雅君

新生

青年学员赵艳红的传承答卷

“第一次听罗罗腔,就被那‘背宫音’给惊艳到了,一下子就钻进我心里了。”今年22岁的赵艳红,是剧团里年轻演员的代表,说起与罗罗腔的相遇,她至今记忆犹新。

赵艳红本就是灵丘人,从小就喜欢戏曲。后来,赵艳红考入大同市艺术学校学习戏曲表演,实习时被分配到灵丘

县罗罗腔剧团,还拜了张翠娥为师,正式开启了罗罗腔的学习之路。

“刚开始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现出角色的情绪,那段时间特别着急。”刚进剧团时,赵艳红遇到了不少困难,好在有师傅张翠娥的耐心指导,“师傅总跟我说,学罗罗腔要学它的特色,要以情动人,把角色的情感演出来。”在师傅的帮

助下,赵艳红慢慢找到了感觉,唱腔越来越熟练,表演也越来越自然。

作为年轻一代,赵艳红有着自己的想法,传承罗罗腔不仅是一份工作,更是一份责任,“老辈人把这么好的艺术传下来不容易,我们年轻人得接住,还要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受欢迎。”她说。

本报记者 辛雅君

破局

非遗传承的灵丘实践与挑战

今年6月,灵丘罗罗腔成功入选山西省非遗典型案例。然而,这一传统剧种的传承之路仍面临挑战,王新才坦言:“招人难、留人更难,这是最大问题,学罗罗腔耗时久且收入低,不少年轻人难以坚持。”此外,数据显示,欣赏罗罗腔的观众中,50岁以上占比81%,30岁以下仅占4%。

近年来,剧团遵循全县“文旅+戏曲”部署,践行“以文促旅、以旅彰文”理念,每年在平型关大捷景区等重点景点开展“戏曲进景区”展演,2024年送戏下乡300余场,覆盖11个乡镇41个村,惠及5万余人次。2023年市艺校“励志班”12名学生师从国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,随团实践演出;还组织团队为经典

剧目录制高清视频,建立数字化档案。各位代表性传承人也积极创新,创作重现抗战历史的《烧饼店》,增强与年轻观众的共鸣。

在各方努力下,灵丘罗罗腔正以独特方式破局,让这门“天下独一无二”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更耀眼的光彩。

本报记者 宋芳